

郑学富

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的《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》云:“才过结柳送贫日,又见簪花迎富时。谁为贫驱竟难逐,素为富逼岂容辞。贫如易去人所欲,富若可求吾亦为。里俗相传今已久,漫随人意看儿嬉。”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二月二日迎富的传统风俗。“结柳送贫”出自韩愈《送穷文》主人让奴星结柳作车,将穷鬼送走的典故。唐代以正月晦日为送穷日。民间流传此类习俗,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富裕的追求。

农历“二月二”作为民间节日的记载始于唐代,当时在蜀地、秦地是一个以游春、集会、挑菜为主题的娱乐性节日。白居易《二月二日》诗云:“二月二日新雨晴,草芽菜甲一时生。轻衫细马春年少,十字津头一字行。”描写了诗人外出踏青见闻,刻画了一派春意盎然的诗情画意。在唐代,二月二还是迎富日。是日,人们迎祭富神以求富裕。晚唐韩鄂撰写的唐代风俗志《岁华纪丽》记载:“巢人乞子以得富。”注曰:“昔巢氏时,二月二乞得人子归养之,家便大富。后以此日出野曰採蓬兹,向门前以祭之,云迎富。”

明代博物学家、诗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·天部二》中也记载了“秦俗以二月二日,携鼓乐郊外,朝往暮回,谓之迎富”的习俗。他对迎富习俗又有新解:“大凡月尽为穷,月新为富,每月皆然,而聊以岁首举行之故,正月晦送穷,而二月二日迎富也。”人们在正月的最后一天,把家中里里外外打扫干净,扫灰尘扔进水里,脏衣服扔到屋外,收拾得窗明几净,称作除晦、送穷,寓意把一冬天沉积的晦气、穷气全部清除出去。到了二月二这天,人们到野外登高迎阳气,采摘蓬叶代“子”,把蓬叶放在门前相祭,称为“迎富”。这一天还要吃“迎富贵果子”,也就是一些点心的食品。北宋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:“唐岁时节物,元日则有屠苏酒、五辛盘、校牙汤,人日则有煎饼,上元则有丝龙,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。”元末明初学者谢应芳在《二月二日漫兴》一诗中写道:“东风吹散社公雨,红白花开烂锦云。时俗喜逢迎富日,老夫羞作送穷文。袂衣试著寒犹怯,拄杖归来酒半醺。为问驿桥杨柳树,送人多少去从军。”

到了清代,二月二迎富则不多见。清人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说:“今人但知送穷,不知迎富亦有故事……此蜀中旧俗,不知今尚行之否。”

龙抬头与迎富日一脉相承,是为了祈求神龙消灾赐福、纳祥转运,寄托着人们对物阜年丰、美好未来的期冀。

是怎样的  
一种毅力和意志,扛过了冰雪的寒冷,默默地穿透漫长的暗夜,当撬开重压破土而出的那一刻,是在呐喊,还是在歌唱。  
一棵一棵,连成一片,青葱稚嫩的绿,最先在脚下的土地上点亮多少期许,撩拨着人的心弦,在温暖阳光的轻抚下,身姿挺立,勃勃向上,带着信念与使命,给人以不尽的力量。我发现,匆匆而来的春风正在为你而提速。

### 春芽

宋仕敏

听父亲在电话里说,上次他们见面时姑婆老念叨我。于是就选了个周末,开车去看望姑婆——儿时喊我“小铃铛”、让我无比快乐的智慧老人。姑婆拉着我的手,说着笑着。岁月待她很仁慈,未留下太多的痕迹,她的神情一如几十年前般干净、清澈、纯粹。姑婆说:“到世上跑了一趟,你把人爱了,人把你亲了,亲亲爱爱的,活得有趣有味,就是福分。姑婆快九十岁了,没灾没病到现在,都赛过神仙了,还有啥不知足的。不拖累娃们,利利索索地走,就是一场好回收……”姑婆像在告别,形容愉悦,以至于我产生一种错觉,她将开启另一场美好的奔赴。原来告别,也可以像植物生命的谢幕,留下瓜熟蒂落的欢喜。

### 告别

张亚凌

赞:“粲粲秋菊花,卓为霜中英。”朱熹则感叹:“老菊不复妍,丹枫满高林。”白居易咏菊:“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韩琦则以菊拟人:“不羨老圃秋容淡,犹有黄花晚节香。”唯有唐代诗人元稹实话实说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

细想也是,春秋更替,时依恒序。由是而观之,则菊花无疑是百卉芳馨的最后守望者,是寒欺霜迫中最顽强的抵抗者,是拼尽全力永不言败的殉道者——难怪陆游说“菊花如志士,过时有余香”;难怪郑思肖盛赞: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

这,不正是霜菊的品格吗?

如此高标,焉能不赞!

## 霜菊赞

侯军

而来,你会发现历代诗家所歌所赞,大都绕不开“寒霜”“秋露”“晚节”这些意境:“素萼迎寒秀,金英带露香。”这是刘禹锡笔下的黄菊:“数丛如雪色,一旦冒霜开。”这是他笔下的白菊。无论银黄,均是含霜带露。苏东坡诗

供菊画菊……写不尽爱菊之心,抒不完爱菊之情。这究竟是为为什么?答案简单至极:只因菊花占得一个无花可比的天时!

秋天本是万类肃杀之季,木叶尽脱,百花零落。时

序进入寒秋,宛若生命进入晚景,“悲哉,秋之为气也!”当此一片萧疏之际,秋菊却勃然怒放,无论金黄素白,还是嫣红姹紫,单是那枝叶的碧绿青翠,就足以令人眼前一亮,顿感身心舒爽。“芳菊开林耀,青松冠岩列。怀此

少虫子的数量,最实用的办法就是减少光照。那给纪念馆装上窗帘不就好了吗?问题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。

所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,就是抓住根本的问题。著名思想家约翰·杜威上小学时,学校搬到了新校舍,这里蚊虫非常多。老师让学生们带工具除蚊,学生们带什么工具的都有,基本都是各种拍子,而杜威却带了一把铁锹。同学们都笑话杜威,杜威并不在意,因为他知道

只有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,事实证明也是如此:之所以这里蚊子如此之多,是因为杂草太多,除蚊的关键不是打蚊子,而是除草。

治标不治本,问题自然解决不了,想要彻底解决问题,首先要做的,就是耐下心来追根溯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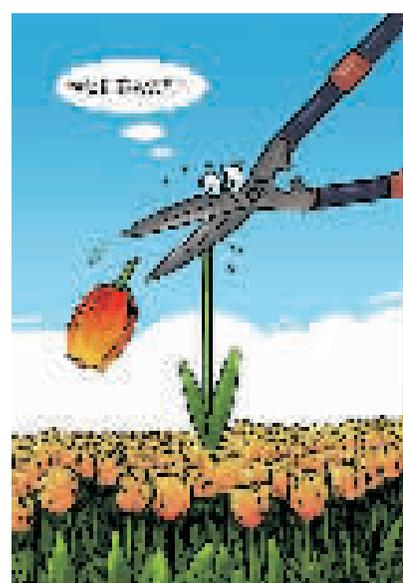
### 追根溯源

张希

有人未能忘情于恢复中原,爱国志士陆放翁发出“遗民忍死望恢复,几处今宵垂泪痕”的感慨,就是这种感情的真实流露。嘉定元年(1208),宋金签订“嘉定和议”后,达官贵人沉溺于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生活,感慨于收复中原无望的爱国志士们纷纷选择归隐。

南宋画家马远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他出身绘画世家,是一代绘画大师。马远出生在杭州,供职也在杭州画院,以山水画最为突出,在构图上喜欢作边角小景,小中见大,以一角景物给人以风光无限的审美享受,以少胜多,这也是他的艺术手法独到高明之处,世称“马一角”。

马远擅长画梅,“疏影暗香,为梅写真;雪后水边,为梅传神”,经常以江边野梅入山水。梅花素有“雪中高士”的美誉,



### 百草园 一剪「没」

尹元钧

茁壮成长、出类拔萃,离不开沃土和环境的滋养。而嫉妒,则是摧毁优秀者的“凶器”。

投寄本报副刊  
稿件众多,凡手写  
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  
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### 启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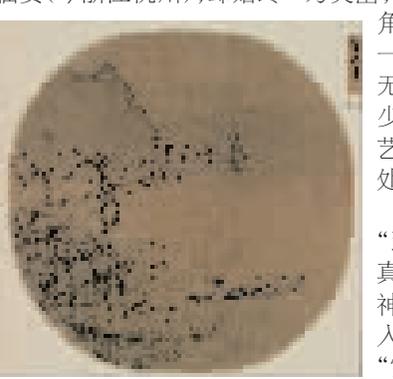
见报或未接反馈,  
作者可另行处理。  
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  
邮箱:jwbfbk@163.com

## 野艇幽寻惊岁晚

李木心

“画者,文之极也”,自古以来,文人们创作一幅画,总是会在画里注入个人情感和精神追求,因此,要“读”懂一幅古代中国画的“言外之意”,最好先了解画家所处的时代背景。历史源远流长,每一次朝代更迭,总有一些人或多或少拥有一份独属自己的家国情怀。

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,赵构在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建立南宋小朝廷,后来定都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却始终



文人雅士们借梅花感悟抒怀,托物言志,而且野梅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里“凌寒独自香”,最具“荒寒清绝之趣”。放翁就爱梅成痴,罢官后闲居家乡山阴,常常在花之晨或是雪之夕时游漾于梅花之烟。他在一树树梅前沉吟,看簇簇花开,嗅阵阵梅香,融入无染的寂静当中:“野艇幽寻惊岁晚,纱巾乱插醉更闹。醉后随意将头巾挂挂梅枝,恰如跪坐船头的高士,正在回首张望,头巾也不知留在哪一枝梅花上。梅花寄寓了他晚年的孤寂,尤其是用青梅之酸来表达对恢复中原无望、无奈的情感,壮志满怀却不为朝廷所重,只能在家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情感深沉而动人。

马远所作《梅溪放艇图》的画境与陆放翁的诗境特别吻合,画中文士正在艇上回首遥望,两株清瘦的野梅从左侧斜逸而出,弯拐多姿的拖枝上白色梅花星星点点,杂以零星绿色苔点;梅树下水面浅浅,水流缓缓,马远用短小的线条勾勒水草,以淡淡绿色晕染,淡墨染出几块石头;野梅清瘦,幽幽暗香将视线引向水面,水面用细细的弧线条勾出水波纹,绵延到远方,水面渐渐融入云雾之中,水天一色,淡雅清丽;远处大山横卧,另有几座小山峰如刀削斧劈般立于远方的缥缈之中,意境深邃清远。画面尺幅不大却具有强

烈的空间感,突出了“梅”和“艇”,完美诠释了“马一角”的山水之美。这“一角”山水,也许是马远刻意而为之的“残山剩水”,自有它的画外之音,就像陆放翁用诗句表达心境。放翁每日乘着小舟载酒沿江边探寻野梅,“野艇幽寻惊岁晚”,感叹时光匆匆,借酒浇愁,“纱巾乱插醉更闹”,醉后随意将头巾挂挂梅枝,恰如跪坐船头的高士,正在回首张望,头巾也不知留在哪一枝梅花上。梅花寄寓了他晚年的孤寂,尤其是用青梅之酸来表达对恢复中原无望、无奈的情感,壮志满怀却不为朝廷所重,只能在家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情感深沉而动人。

马远用一角“残山剩水”来衬托大好河山之美,而南宋朝廷却偏安一隅,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。面对南宋朝廷的歌舞升平,爱国志士们依然葆有深沉的家国情怀,只能诉诸诗、画聊以自娱。

### 星期文库

寻梅探美之五